

星期文库

津沽年俗节物之四

福字春条:
年俗节物相映红

赵华

老年间,火红的福字贴在家家户户的大门、厅堂、橱柜、水缸等处,装点着春节喜庆的气氛。近年来,随着时代发展,人们生活方式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但在大门上贴福字的年俗却依然如故。

新春岁首是年度循环的重要节点,在新旧交替时刻,多种传统节日与多元民俗文化相携而行。其中的福字与春条就是传统社会装饰新春门户的两样重要的节物。宋吴自牧《梦粱录》载:“士庶家不论大小,俱洒扫门闾,去尘秽,净庭户,换门神,挂钟馗,钉桃符,贴春牌,祭祀祖宗。”所谓“贴春牌”即贴“福”字。迎祥纳福是人类的普遍愿望,清代康熙皇帝曾为祖母孝庄皇太后题写“福”字,书法娴熟而遒劲,右上角像“多”,右下部为“田”,而左边近似“子”与“才”,右边又像“寿”,寓含“多子多才多田多寿多福”之意,故被誉为“天赐鸿福”“天下第一福”。

春节贴福字是大江南北的年俗通例。但“福”字有两种贴法,即正贴与倒贴。正贴的“福”字贴在外门上,彰显“迎福”“纳福”之意。而倒贴的“福”字,贴在缸上、柜上,谐音“福到”之意,表达对“福到家门”的期盼。春节贴“倒福”,是利用汉语谐音修辞,讨个好口彩,表达了人们对幸福吉祥的渴望。但值得注意的是:贴“倒福”是很讲究规矩的。首先,在大门上不能贴“倒福”,因为这是一家一户的门面,属于庄重之处,不宜贴“倒福”。其次,在水缸、米缸等器具上,可以贴“倒福”。因这些器具所贮存之物是要倒出来的,为避免同时将“福”倒掉,人们就巧妙地通过谐音,用“福倒(到)”来抵消“福去”。第三,房间内器具上的小“福”字,可以倒着贴。因在居室内,无论“福”字倒正,都会被关在屋内。俗语还有“小福不‘倒’(到),大福不来”的说法。

天津人过春节,除贴春联、福字外,还喜欢贴“春条”与之烘托映衬。春条用纸一般是红纸上裁下的窄条,宽约三四指,长度一尺上下,可贴在对着屋门的院墙上,或贴在院门口、影壁前等处。春条所书写的内容,多为四字格吉祥话,如“大吉大利”“立春鸿禧”“金玉满堂”“抬头见喜”“出入平安”等,表达美好希冀与真挚祝愿。

春条明心愿,福字见真情。贴福字、写春条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年俗,是千百年来沿袭下来的文化传统、民族心理,抒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。重温并熟悉这些寓意美好而又富有情趣的年俗节物,才能留住年味儿,使传统春节文化赓续传承、焕发生机。

越乡的酒糟

沈嘉禄

口味,平时喜欢喝两盅,也擅长做糟货。小时候弄堂口的酱油店——也叫造坊——偶有黄酒糟出售。师傅将酒糟捏成山芋那样大小,表面粗糙,搁在柜台上。酒糟是酿酒时压榨后的残渣,其间夹杂着一些稻壳,散发着酸叽叽、醉醺醺的味道,对大多数人而言,从颜值到气息毫无吸引力。

但是消息传到弄堂里,妈妈很兴奋,差我去买一团酒糟来。很便宜,八分钱一团。妈妈把酒糟掰开来嗅一下:“蛮好,看我弄好吃的给你吃。”

妈妈将银光闪闪的带鱼剖洗干净,切段,将酒糟加黄酒调和后包裹住鱼段,一块块码在大碗里。第二天抹去酒糟,加葱结、生姜和盐急火快蒸,出锅喷香,肥腴鲜美,比清蒸带鱼好吃多了。后来得知,这种方法叫“生糟”。

妈妈还做过与之对应的“熟糟”。先要做糟卤,酒糟揉碎,加黄酒、盐、糖

桂花、葱结、姜块等搅拌均匀,浸泡几小时,然后灌进一只用来过滤水磨糯米粉的布袋中,悬空吊起,下面接一只钵斗,滴下来的汁水就是清澈的糟卤。袋子里的渣还可以再利用:喂鸡。那时候弄堂里还可以养鸡,鸡们闻香味就撒腿奔了过来,但啄着啄着就“倒也,倒也!”——就像《水浒》里的杨志。

糟卤备好,拿什么浸泡呢?那个时候菜场里鸡爪卖得很便宜,煮熟后用冷开水冲一下,放入钵斗,倒入糟卤。当天晚上就可以吃了,比红烧鸡爪鲜香多了!

妈妈也做过糟鸡糟鹅,煮熟后斩大件,在糟卤里浸了一夜后鲜香至极,连骨头都吮得出浓郁的糟香。取酒糟与糯米粉加水打成稀糊,煮至起泡后加一勺绵白糖,又稠又香。三九严寒放学回家,一碗热腾腾的酒糟糊吃下去,浑身发热,面孔通红。

看我喜欢吃酒糟糊,妈妈很高兴,以为“有种出种”(方言,用来夸赞孩子继承了父母的优秀品质)。但又警告我:吃多了就会像13号里的老裁缝阿四,一年四季顶着一只酒糟鼻头,难看死啦。

老树画画
做饭

其实挺爱做饭,只是机会很少。通晓蒸煮焗炖,擅长煎炸烹炒。不按菜谱办事,随便弄弄就好。不是老树吹牛,朋友评价很高。

有尽头的大雾会在阳光下瞬间消散。

大雾消散的那一刻,我意识到,这看似无懈可击的大雾,其实是有惧怕的敌人的,那就是光,是一颗发出倔强光芒的太阳,是一颗虽然微小却无比坚定的心。

穿过雾

连恒

走在雾里,我常有方向迷失的感觉。于是,常常需要停下来,看看身旁的某些参照物,譬如一个熟悉的小吃店、一家温暖的报亭。只是,这些年来,参照物已经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不长了,小吃店的更迭速度明显加快,报亭更

是没了踪影,只有一棵棵如同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行道树,像雾中那些模糊了脸庞的行人一样出现在我的面前,让我在雾里更加找不到正确的方向。

或许,只有雾没有变吧,会在这个寒冷的季节如约而至,拉慢我们的步伐,迟滞我们的速度,让我们有了一段穿上雾、穿过雾的奇妙时光。

只是,雾虽然无边无际,路却是有尽头的,尽头是我熟悉的办公室,是我温暖的家,是我们每个人都熟悉与向往的阳光之地。我常常想,雾的出现与消失也许不是没有意义的自然行为,而是一种具有思辨意味的哲学过程。因为,只有在雾中,我们才会有找到路的惊喜,只有穿过雾,我们才会有抵达阳光的欣然与欢愉。

小时候去乡下看望祖父祖母,看到客堂的角落“蹲”着一口黑沉沉的大缸,比我人还高,还加了木盖,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。爷爷捋着垂至胸前的胡须吓唬我:“里面有一只大老虎在睡觉呢!”

我无知无畏,很想看看它长得怎么样。妈妈这才告诉我:“这是七石缸,里面装的是酒!”

等我上了学后才知道,所谓七石缸,原本是指可存放七担米的大缸。绍兴城乡到处能看到庞然大物般的七石缸,在有些墙根下长起一层碧绿苔藓的老台门,靠墙会叠起两三层倒扣着的大缸,情景相当壮观。话说绍兴三口缸:酒缸、染缸、酱缸,构成了越乡的浓浓风情。那么七石缸装黄酒,至少要有四五百斤吧。不过我也有困惑,老家正房四间,柴房一间,厨房一间,天井一孔,竹园半亩,后院仅窄窄一条,夏日里阳光一晃而过。平时只有爷爷和娘娘(奶奶)两个人过日子,如何喝得完这缸黄酒?

有一次我终于忍不住,搬来凳子爬上去,移开木盖一条缝,一股浓郁的酒香扑鼻而来,不过“酒平面”已下沉三分之一,小手够不到,镜面一般的白光甚是晃眼。幸好妈妈及时发现,将我拖下来在屁股上赏了三记巴掌,如果晚到一步,可能就要演绎一出越乡版的“司马光砸缸”了。在爷爷家,我当然不会错过撒娇的机会,夸张的号啕大哭惊动了老人家,他笑眯眯地从正房走来,拿蓝边大碗舀了半碗,一口一口灌我。结果可想而知,我一觉睡到第二天日上三竿。

懂事后才会有意识地去了解故乡的风物和人事。因而知道每年冬至一过,整座绍兴城就进入冬酿程序,到新年时便开缸畅饮,“桑柘影斜春社散,家家扶得醉人归”。

三口大缸作为融入越乡俗常的古老器物,在进入新时代后倒是渐行渐远了。不过一百年前移居上海的绍兴籍人士,三代之后又顽强坚持着醉、糟、霉、腌等恒定不变的味觉审美。比如我们家,夏季一定要吃糟货和霉干菜等,春节前则要备足霉干菜焗肉、黄鱼鲞烧肉等风味。大快朵颐之际,眼前就会浮现故乡的景物:石板桥、河埠头、乌篷船、老台门、大白鹅、蓝印花布、老酒坊、挂在屋檐下的霉干菜和黄鱼鲞……

妈妈秉承了绍兴人的生活技能与

冬日里,常有大雾弥漫,遇到工作日,便要穿过大雾去上班,每逢此时,总会心生感触。

穿过雾的同时,每个人也披上了一件雾色外衣,面孔在雾中变得模糊,心灵在雾中变得迷茫。那些擦肩而过的人行色匆匆,却因面目不清变得千篇一律,就像大街两旁的那些行道树,在我经过并忽略他们的同时,我也被他们悄悄忽略了。

走在雾中,看到不知远近的某处出现一个朦朦胧胧的发光体,常常会误认为那是太阳。等到走近了,却发现是某座高楼上的一盏孤灯。当然,偶尔也会真的出现一个发出微弱光芒的太阳。这时,心中对于大雾的恐惧会很快消失,因为,我知道,这似乎没